

中德文化叢書之六（第一冊）

五十年
來的
德國學術

中德學會編譯

AUS FUNFZIG JAHREN
DEUTSCHER WISSENSCHAFT

中德文化叢書之六(第一冊)

五十年來的德國學術

中德學會編譯

DEUTSCHLAND-INSTITUT

Peiping

Schriftenreihe, Band 6, Teil 1

編者敘

這部書是德國學術界於一九三〇年慶祝德國學術救濟會會長史密特·奧特 (Schmidt-Ott) 先生七旬壽辰的紀念冊，將德國學術五十年來的進展，分門別類，作一個總括的敘述。本會請國內各專家分任翻譯這部書的主要動機，已詳於張君勸先生的序中，無須贅敘；這裏只有一、二點關於編輯上的話，需要說明。

本書原文係出於各專家之手，非一人所著，譯文也人各一篇，所以求文體上的一致，是不可能的。但是人名、地名的音譯，則力求劃一，以免除有在同一書中一個名字有數種不同的漢譯的弊病。本書共約六十餘萬言，若合印成一巨冊，則讀者購買時負擔未免過重。我們覺得，研究哲學的人，未必對於海洋學會發生興趣，醫學家也未必願意讀關於語文學的論文；假使有人爲了書中一兩篇講某種科學的文字，來買這本書，同時又因爲有許多旁的毫不相干的文章也在這部書裏，而不得不付過重的書價，那不是很不經濟的嗎？所以本會爲購買方便起見，將本書分爲四冊，每冊內

所包含的都是彼此關係較切的學術；讀者可以分買，可以合購，自然就有伸縮的餘地了。

編者在編校這部譯稿的時候，還有一種感想：有許多中國留學生離開祖國，驟然走入另外一國的學術界裏，往往感覺頭緒紛紜，往日所預想的和目前所看見的不能互相銜接，中間彷徨摸索，要犧牲許多時間和精力，現在這本書將德國五十年來各門科學的派別發展作一個明顯的記載，牠對於想到德國求學而預先要略知德國學術界概況的人，一定可以給許多參考上的幫助。不過本書所記，以一九三〇年爲止，最近六年間，尤其是自從民族社會黨獲得政權以來，德國學術界不無顯著的變化，則非本書之所能顧及了。

我們感謝馬善慶先生，因爲劃一人名、地名的音譯這件繁重的工作是由他擔任的。

弁言

一段關於這本慶祝刊物緣起，藉作全書弁言的文字，節錄阿多爾夫·封·哈那克（Adolf v. Harnack）氏呈菲得利·史密特·奧特（Friedrich Schmidt-Ott）部長的一封公函。

馬德潤合譯
鄭壽麟

部長先生！

……（略）全德各大學代表曾作一度之會聚，以便商討，怎樣慶祝先生即將降臨之歡樂壽誕，庶幾方式方能崇敬隆盛，而與先生之地位與勳業相襯合。當開會商討時，曾有人立即指陳，先生已獲有大學各科之博士學位，甚至亦獲有工程科學之博士學位；以此大家當即酌商，欲再以總括一切科學榮銜之『全科博士』（Doktor universis）學位贈與先生，以表全國教育、學術、研究、著作各界對於先生景仰崇敬之至意。但此項提議終被拋棄，因其未能表現先生對於我國科學上特殊功勳之故。於是一種二次建議遂又提出會場，以為人們須選一絕對新穎之銜號，而於先生

七十祝嘏之日授與先生以「學術領袖」(Procurator der Wissenschaften)或「學術權衡」(Moderator der Wissenschaften)之尊號。對於此一提議，尙未加以表決之前，會議主席願一聞，授與尊號時，褒揚讚頌之詞應當怎樣選擇。於是登時便有一大批建議之提出，譬如：

「識深慮遠，而志向堅定，爲全德學術界之第一要人」——

「奮勵熱心，終日辛勤，無疲無懈，卓然可欽」——

「時時在爲科學之前途憂慮關心，時時在爲科學之需要戒備警覺」——

「腦中充塞歷史上歷來所傳流最優良之思想，時時刻刻都在爲名哲名賢之嘉言懿行從事宏揚宣傳，並欲世人對之一律信守奉行」——

「爲謀求各科學上所發生之問題之解決，他每次皆顧慮到全德底學者，並且在他們的贊成佩服之下，獲得最適當的人選」——

「絲軟強韌，他力持着自己的主張，以爲科學須以策略與實際之援助扶植維持」——

可是當對於此一提議要加以表決時，就又發生了一種異議，以爲大學無創造新學位之權。當

時會場中過半數的代表都以爲這個異議有理由，於是乃不得不忍痛將這『科學領袖』、『科學權衡』底字樣割捨。

這一項提議既歸無效，那麼人們究應再採取何種方式以爲先生壽辰之伸賀呢？人們應當由近數十年以來學術發展之歷史中尋取所以表揚崇敬先生的方式的，這是最好、最合式的方式了！因爲先生在這個時期曾以『德國學術救濟會』（Notgemeinschaft）社長資格專門地、傾全力地爲學術宣力——所以還更有誰能堪當由歷史中搜尋尊崇的材料呢？我們是要藉這個機會表現各門學術最近在我們德國發展的情形。『這不是我的功苦勤勞的』，如果我們要拿這來向先生祝壽，先生一定要這樣說的：『我只不過是支配了樹上的果實而已；因爲豐收、豐穫的學術之秋，是人們一年一年都向我進呈了來的，而那大批款項底來源，則係多虧國家政府與國會底援助』。這話固然不錯，但是沒有先生向着目標奮進，處處洞明燭照，始終以毅力堅持着的勤勞，德意志科學復興之偉業，這是我們大家所同關心，而爲德國各聯邦政府之所竭力以求的，就決難成功了！

這樣大家便決議，將我國最近過去時期裏的各門學術發展情形記錄了出來，以便彙聚成冊，

呈獻於貴部長之前，作為全德科學界對於先生盛大感謝公意之表示。

這封公函底敬具者，以馬爾堡 (Marburg) 與柏林 (Berlin) 大學教授之資格對於先生之工作，先生在文化部之高昇，以及先生以學術救濟會會長地位之諸種活動自始至今皆曾親聞親見，在至誠的崇拜之下，把自己列入向先生致賀感德的同人團體中。我們全體都深知感激仰佩部長之高風，部長之模範的工作力與工作興趣，部長向部長之年老和年幼的共同工作者一往已時時表示過，而將來仍在繼續表示着的個人的和集團的深情厚意。

以此謹祝福壽增益，歲月長春！

阿多爾夫·封·哈那克謹上

一九三〇年五月於柏林。

目錄

第一冊

編者敘.....馮 至

弁言.....Akoolf von Harnack 馬德潤合譯

史密特奧特與德國的學術.....Reihold Seeborg 鄭壽麟合譯

德國學術與世界的關係.....四 比 各 著.....賈成章譯.....一

圖書館事業.....Georg Schreiber 姚可崑譯.....二一

耶穌教的神學.....Fritz Milkan 蔣復璁譯.....四九

天主教的神學.....Ferdinand Kattenburch 崔承訓譯.....八七

哲學.....Albert Ehrhard 張天麟譯.....一三三

目錄

邁 爾 著.....Heinrich Maier 賀麟譯.....一九一

教育學.....	Eduard Spranger	施 卜 耶 格 著.....	童德禴譯.....	二一三
法學.....	Ernst Heymann	海 曼 著.....	徐道鄰譯.....	二五七
經濟學.....	Heinrich Schumacher	舒 馬 赫 爾 著.....	董人曠譯.....	三三七

五十年來的德國學術

菲得利史密特奧特 (Friedrich Schmidt-Ott) 與德國的學術

來因哈爾德西比各 (Reinhold Seeberg) 著
賈成章 譯

全德意志學術界以一個崇高的紀念節日過今年六月四日，以便以十二分的誠懇謝意慶祝德國學術救濟會 (Notgemeinschaft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 會長菲得利·史密特·奧特先生七秩壽辰。菲得利·史密特·奧特先生底名姓在這數日間將更遠超德國邊界之外，爲其他各國人士以崇高景仰之言詞之所稱揚。像他那樣能得在晚年間完成了他一生至偉大的事業，永留姓名於他民族底史冊中，這只是一個人罕能遇到的幸運。在我們所舉行的這樣一個慶祝盛會上，夕陽一般高高照臨着，使全會生輝，春風滿暢的，素常都是出於我們對於被祝賀者在以往壯

盛年齡的人生極峯上所作了的偉大事業或激心理的回憶的。然而這在我作這篇文章來祝賀壽辰的這位偉人底生命上卻就不然了。他的一生的偉大事業是他在晚近十年中所完成的。所以照臨着我們這個節日的溫熱晶潔的光輝，便不是自他從前的事業上借了來，乃是直接由我們大家所親炙的這現代而來的了。

如果我們自這兒回首向我們所祝壽的這位偉人底生命路程上加以返觀時，那他這生命建設裏所表現的和諧性與始終一貫性上便要有一種至可驚奇的印象印到我們的精神界裏來，而令我們覺得連他生命上這兩方面亦然是稀有罕見的。並且這也能令我們很覺得出來，彷彿他這一生所走的一切大路與小支路因牠們內裏的必須，而不得不恰切地這樣縱橫交錯，和又這樣地互相結合，只爲的是可以使這位塵世人能得安全確切地達到他末後的，我們在今日之下所共見共仰的這高峯。

人們對於一個人底事業所能表示的景仰與敬重，程度不會再要高的了，如果人們肯努力嘗試着去了解他這事業進行上那內裏勢所必至的性質和提倡者對於他這事業底實現的推動二

者之間因果脈絡的關係。因為這樣，歷史上的事實便可印上一層作導率人物底本質本色，而這作導率人物底自身亦可獲得了最優美的榮譽，因為這樣他就要被民族視為人生重要工作之代表，而與以與此相當之敬意。由這一個立場我願向我們所欽仰的史密特·奧特先生底一生來略作觀察。這個任務自然有牠特別因為的地方存在。因為如同一個造型藝術家一般，不能僅因把一個人底外形表現了出來，就算盡了他的職責，乃亦是時時都在奮勉着藉象微的形式以表現它內裏的性靈的，這樣一個著作家也是要奮勉着，藉一個人底外形，藉他的命運和事業，以觀察他內裏所蘊的。人們對於這種寫法可以說牠僅只是主觀的 (subjektiv) 寫法。自然的，但是這卻是自一個其他的人底身上，能得很活躍地影響到我們精神界裏來的情形中最深邃與最有力的，或者我們也可以說，恰切爲了這寫法，我們纔去敬重與親愛他的。

不過讀者可以暫先容許我，對於我們所慶賀的人物底人生歷程簡略地作一敘述。菲得利·古斯達·阿多爾夫·史密特 (Friedrich Gustav Adolf Schmitt) 是於一八六〇年六月四日誕生於波次丹 (Potsdam) 的。他的父親是柏林宗教局 (Berliner Konsistorium) 後來的局長，他這位父

親剛強奮進的人格直到如今仍尚活活耀現於我們這輩人羣中較爲年長者底眼簾之前。史密特幼年所入的學校是柏林威廉中學(Wilhelms-Gymnasium)，後來所入的是加塞耳(Kassel)地方非得利中學(Friedrichs-Gymnasium)，這是因爲他父親於一八七三年轉調這兒的原因。當他在加塞耳於一八七八年復活節以優異的成績考中了畢業考試以後，他就以次在柏林(Berlin)、海德山(Heidelberg)、萊潑齊(Leipzig)和哥廷根(Göttingen)各大城市大學裏研究起法學來了。史氏在上述兩個中學讀書時，都是專心致志，欣然罄折於這種學校底精神之下的，而他一入大學，仍是一般的以充分的勤奮與深入的了解，從事於他的專門研究。爲他這勤奮可作證據的，是他於一八八一年曾作柏林大學法科關於『中古城鎮法典中之公司商號』之懸賞論文，而柏林大學許多其他教員，邀請他完全走上科學的人生道途，亦更是他才具優異有所使然的了。然而史氏之精力卻並不專偏於他的法學底研究，他對於其他較普通的科學領域，譬如哲學、藝術和語言學，皆具有開豁領悟的興趣。他在他的法學專門研究上所經過種種考試的結果，都與他的天才和他學術的趨向相適合，一八八二年他經過練習推事考試，考卷上的評語是：最優等 (vorzüglich)。

一八八三年經過博士考試，以成績特別優異（*magna cum laude*）經柏林大學法科授以博士學位，一八八七年他做陪席法官考試，獲得評語：成績甚為優良（*sehr gut*）。

在這個時候，他到豐滿人生裏去的無量的前途展現他的眼前了，並且那也是瞧着實在有趣的，史氏怎樣獲得了工作，怎樣時時去下手攪握人生。一八八八年他已經在普魯士教育部充當助理工作人員。一八九二年我們又發現他在哥廷根充當大學總務長（*Kurator*）之代理。一八九三年之夏秋二季史氏經德國政府派駐美國芝加哥（*Chicago*）參加世界展覽會，在這兒也佈置與辦理經他所籌備的普魯士教育部之展覽部分。一八九五年他在柏林教育部裏充當參事官（*Vortragender Rat*），在文化部他和有功於德國大學的阿爾特霍夫（*Althoff*）氏共同工作，而他所特別從事的，是普通學術上與圖書館等類事務，此外就是各種關於大學的問題。此後於一九一一年史氏被委充藝術司司長。自一九一七年七月至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他充當普魯士教育部部長。最後於一九二〇年他創立德意志學術救濟會，以該會會長之資格自十年以來展開了一派春風時雨，福惠士林的工作。一八九五年他同屈利西（*Zürich*）城內默達·奧特（*Meta Ott*）小姐結婚。他

的夫婦生活中給他產生了五位男孩。在他慶祝銀婚之日，他獲得官方允許，爲他自己和爲他的兒子們，自是日起選用史密特·奧特之連合姓字。

這是我們所慶祝的人物一生事蹟底簡略縮影。他這一生是一種有趣味的人生，因爲他這一生純粹是勞力與工作。他這一生生涯上的基礎情形雖然這樣簡單，但其效力之所及，卻極深遠，並且時時都極沈重地爲一種由幽衷裏對於崇高目標所發出的興奮熱烈，和爲那遵循普魯士官吏階級間傲岸風尚以忠於職守的快樂的工作之所主持與負載。他這一種忠於職守和對於工作的快樂並未中斷的，當在舊國家倒塌，新國家產生的時候。那並不是史密特先生底天性的，懷着悲哀與悼傷回首觀望。他的眼光是向前朝着將來的。時代下的困苦艱難並不會使他如同死人一般麻木僵直，乃是使他作爲新工作的衝動的。這工作是他所尋找了的，並且是他所發現了的，在那一個從他幼年起的，後來更在爲國家服務的年齡裏尤其爲他所宣力効勞的區域上。這區域就是學術底區域，並且因這學術的關係也就是我們民族全文化底區域。

當他把他這個工作提出來的那些時日，實在令人覺得這真是一種偉大的事業。我還記得清

清楚楚，小團體裏的那些最初會議情形，由這些會議裏後來便促成了德國學術救濟會底成立。當時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給我們揭開新困難與新缺陷的。無論大與最大的圖書館和研究院與文化教育機關，對於書籍的收藏，人們一經提起，便可發現同樣的困難。人們處處都是感到關於國內而尤其關於全部國外雜誌的重大缺乏。純粹學術書籍之印刷更有不可克服的困難，尤其是關於青年學者底著作。嚴格專門學術底刊物簡直全行停頓。而研究家一方面之工作，亦有勢將完全被阻遏之危機。因整個民族財力之日漸窮盡，無人能自出資以作科學研究之旅行，需要試驗的研究一樣地受有最困難的阻力。大規模的，同國外學者共同合做的古物掘挖工作，簡直不能再舉行了。然而德國學術界這種種困難，還是人們漸次方得以明瞭的。對於這種困難，我們不能在這兒再向下敘述了，因為如果再向下敘述，就要成爲各方面各枝節上困難狀況史之專門敘述了。

然而由上面這一些言詞中，已經可以瞧得出來，德國學術界之困難狀況實在愈久愈不堪設想，而其結果竟似直接向着一種可震駭之大破滅中奔竄的了。如果人們要視這一種狀況爲暫時的，並且因此就是相對地存在的，那人們底見解可謂不思之甚矣。因此要是沒有救濟會底挽救，德